

走进张炜的散文“莽原”

“上学轨迹”晒出了什么

周末讲坛

对于张炜而言，散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是真实的记录，是文学写作的基础，散文写作能力也是作家文学创作所倚仗的基本能力。散文是张炜的心灵刻记，亦是读者进入其文学世界的重要窗口。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与新世纪文学热点的教学和研究。近日，马兵做客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166文学讲座，携读者共同走进张炜的散文“莽原”。

自称散文“有三篇稍好”

在多年前的一个访谈中，张炜自谦地谈到自己散文“有三篇稍好”，《融入野地》好在“心情遥远、真挚”，《筑万松浦记》胜在“讲了真故事、朴素”，而《穿行于夜色的松林》则因“以少胜多、心情遥远”。在我看来，张炜从众多篇目中挑选这三篇文章，或许还因为它们正好复现了他“作为一个大地之子”冥思、求索、践行、又复归冥思的情感与人格一同掘进且初心不改的旅程。

《融入野地》中蕴含着人在浮躁时代的驱使下如何寻找精神皈依的核心问题。张炜在开篇这样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

来，一个真实。”文中的“我”是一个大地心音的倾听者和记录者，一路奔逃城市，由故地而野地进而成长为野地上的一棵树，在与自然的彼此关情中克服了生命本然的孤独。“野地”和“树”是被“我”这个不合众器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照亮和赋意的，也即文中所谓的由“知”至“灵”。但这种对于自然的追寻并非网红化的“诗与远方”弄梗，他从荷尔德林、雨果、叔本华、海德格尔等前贤之处接续了从浪漫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诗学传统，视万物为秉有灵性的存在，在尊奉自然的同时，提出了人如何去寻找去处并如何落定的终极命题。于是，野地向大地敞开，慢慢恢复了它幽深玄远的灵性，他变成了野地里的一棵树，在更澄澈的境界里彰显其故地之子、自然之子的身份。

《筑万松浦记》的创作与万松浦书院的建成有着直接关系，也指明了张炜所要寻找的野地与莽原。张炜曾特别提到，万松浦书院门侧左书“和葛”，右书“安静”，这是因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先要去燥火。作为一个人，一个部分，只有去了燥火才能滋生实力。”在《筑万松浦记》中就呈现出了张炜去除燥火之后的安静与和葛的心智，那种赤日如焚的青年情怀被淬炼为中年的沉着和洗练，兀立大地上的孤愤被“平静温煦”所取代。在《筑万松浦记》及其同时期的散文作品中，张炜始终持守情怀的“固本”，在怡人惬意的书院中维系一种简朴的生活信念。这令我遥想到在偏僻的瓦尔登湖畔筑屋独居的梭罗，依凭朴素的极简主义的态度自觉，谦卑地与禽兽为邻，与执迷尘世浮华的人类的“静静的绝望的生活”划清界限。但在境界上，张炜又是高于梭罗的，就像书院高于木屋，渡人高于自渡，如当年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也高于一个人幽闭的乌托邦。张炜希望的是“由最初的平静温煦入门，待登堂入室，再感受一种热烈和浪漫”，可见，其内在的清坚之气与野地还是一脉相承。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在质地上更接近散文诗，充满智性的想象。在作家的冥想中，“乌云是松林的魂魄”，而雨是“为地上转世的生命洒下乳汁”。对照《融入野地》，那个在大地莽原里行走的抒情主体则化身“在夜色里行走”的乌云，并在凌晨悄然降落，变成一片茂密的松林。这里，乌云代替肉身向树的转化，精警诡奇又察心谛道，分明昭示出大地与苍穹混沌难分的联系，而抒情主体、乌云和树的三位一体则呈现出作家阔大的生命体悟，充满敬畏之心。值得深思的是，乌云的神游并不逍遥，反而时有跋涉的艰难，尤其当乌云俯视到“千疮百孔的平原”，那上苍的静默里隐含的哀恸让这篇小文弥散出绵远苍凉的况味。

“天生浪漫者”的忧愤

张炜认为独语包含了一个人的抵抗，一个人的欢乐，是他生的方式，必然的方式。张炜的独语继承了鲁迅独语体的批判立场，也有何其芳独语体的孤独意识，更有他本人作为“天生浪漫者”的忧愤和对腐败气息的敏感与抵抗，这使得他的文学世界完整地

除了标签化和符号化，呈现了他在漫长而孤独的人生旅程中的艰苦跋涉。

张炜有着“天生浪漫者”的幽愤，但他又对“浪漫”一词十分警惕，在《讨论“浪漫”》一文中，他认为浪漫主义的根本在于“一个人生命的性质：激情、想象、才情……一切都是由它决定的。”这差不多等于说：这个人天生是“浪漫”的”。这种本能性的浪漫构成了张炜作品的精神内驱力，成了他忧患的、诗性的、批判力的、想象力的根源。很多年以后，张炜在《冬夜笔记》中《流浪的知识分子》一节中，再次写出了自己对于浪漫主义的炽热兴趣：“我们时时都在幻想，期望在今天呼唤出一种真正而非虚假的浪漫主义。一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浪漫，就没有领衔的艺术和思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激情不与顽强的坚持结合在一起，不能焕发出生命灿烂的诗性。”所以张炜的浪漫主义一定与迸发的生命和灿烂的诗性结合在一起，他的独语体与其对于浪漫主义本源性的理解有着深厚的关系。

从葡萄园到野地，从半岛到河湾，张炜总是给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一处可以抵制工具理性野蛮的吞噬力的据点，这种不合众的独语姿态意味着对于现成逻辑的拒绝，尽管备受争议，但他从不肯妥协。

张炜的独语体散文作品与我们时代情绪与精神状态保持着有机共振，同时又毫不掩饰地以庄肃的道德义愤呵护自然和正义的伦理，他格外看重散文“建设人的思想”的骨力。因此，在他那里，这些文字既是其小说最好的声援和阐释，也是比小说更直接更朴素的肉搏时代的利刃。

“自然界的大小生命一起参与弹拨一架琴，妙不可言”

独语体之外，张炜还有很多散文取材广泛，既根植大地，又根植典籍，天地神鬼人，生气相通，自然与历史，浑然交响。草木精魂的感发，域外游访的所见，阅文读史的偶得，乃至生活中的一瞥一思，他都可将其化为文字，以至于字句之间内蕴极强的博物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

张炜小说中有大量关于鸟兽草木的介绍，他在《它们——万松浦的动物们》兴味盎然地记录下出没于万松浦的各类动物30余种，他说：“这一次像是林中点名，当我一个个呼唤它们时，苍茫之中真的有谁发出了声声应对，在回答我呢。”写这些动物，归根结底表达的是心灵，文章的动人也在于物象和心象的均衡统一。张炜在谈到童年时，也曾多次说过，他的童年与动物和森林的关系十分密切。细细体会张炜的散文创作，就能明了他的动物书写归根结底要表达的是人和万物之间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从此处就能见出张炜的柔软心性及其写作的生态立场。

但仅以生态立场来解读他的这些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有情有性的生灵万物，写悲悯的山河大地，会让人想起《猎人笔记》《鱼王》《白鲸》《草原》《白轮船》，也会让人想起楚辞和诗经里那些精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对自然的敬畏尝试建立连接“宇宙

的神性”的可能。而且他并没有像很多生态写作者习惯的那样，因为要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便把人排除在自然万物之外。在他笔下，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辽远的人，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自然界的大小生命一起参与弹拨一架琴，妙不可言。我相信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间，那即是向善的力量。”

“想象力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

张炜的许多散文都是美文，但绝不靠华丽繁复的状语堆砌来实现，他追求语言的颗粒感，同时这种颗粒并非一般文字的颗粒，也并非机械的组合之物，而是带有黏稠度的、有温度的生命的颗粒。同时对于张炜而言，所有的想象力都与语言密切相关，他说“想象力其实是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是通过语言进入细节和独特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一个个绵密的细节的展现能力”，认为“怎样通过个人的语言去抵达奇妙的细节”才是想象力实现的关键环节。

张炜是一个擅长总结经验的作家，曾出版过许多创作谈来讨论自己对于文学的语言、细节、想象力和节奏的理解。举个例子，张炜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自己用字的经验，例如现代汉语中的“强”本来应该读qiáng，但与“倔”组合在一起后，就变成了一个多音字jiàng，但张炜在写作时好用“犷”来代替“强”，认为一个带有牛劲儿的人才可称得上“倔犷”，这样的换字更加强了文字在视觉上的表现力。同时，张炜对散文的内在节奏之掌控是非常精妙的，外在节奏越迅疾，内在节奏可能越慢，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将情绪拨动之下某一瞬间的行止描写得非常充分，这就是张炜散文创作的又一特别之处。

张炜的语言亦真亦幻，但又将这种丰沛的想象力自然妥帖地落在丰盈的生活经验之上，将飞扬的想象力落实到事物的本质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品读张炜的散文时，也要贴着语言去阅读，去深刻地体察其中的颗粒感和生命感。张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与真之核仍然存在着……人世间需要它的光，我们的一切快乐和幸福都是来自它的光的照耀。我们也是存在的。我们如果不倦不悔地寻求和传播，如果如此执拗，也是光荣和有意义的。”阅读张炜散文的过程，其实也是不倦不悔地寻求和传播存在的执拗的过程。此刻我将这句话与读者们共赏，愿我们也能捍卫这种执拗的品格，去掉自然，捍卫正义。

(□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实习生 陈晶晶 整理报道)

据光明网，年轻人的社交名片层出不穷，似乎90后纷纷晒大厂的工牌还是在昨天，而今，00后的“上学轨迹”又成了热门话题。将自己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的地图定位一字排开，袒露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同时也给了互联网上素不相识的人一把了解自己人设的“钥匙”。

很多人晒出“上学轨迹”其实是为了炫耀，当然高情商说法是“分享”。人们也能隐约感觉到，一个年轻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上学轨迹”，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背后有整个家庭的支撑。这大概才是令人焦虑的原因，努力并不让人焦虑，努力也难以得到的东西才让人焦虑。

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清楚教育资源的意义。人们晒的不是学历，而是一路走来的“上学轨迹”。这可能是集体无意识，但确实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它如一个链条环环相扣，并且起点对终点有着某种决定性的意义；教育对命运的改变不仅依靠考场上的奋力一搏，也在于每一个阶段都抢占优势等。

对于社会来说，从中倒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教育改革的理想目标当然是教育资源均等化，这种均等化需要贯穿到教育的各个阶段，每一个环节的教育质量，都能对他人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有些媒体的观察：“上学轨迹”让有些人感到了焦虑。那么如何缓解焦虑，思路其实也在其中。

实体书店换个“活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换上服装，手拿剧本，你会来到1948年的北平，三四个人甚至八九个人一组，跟着故事发展，来到各个书店的场景完成游戏互动”，在北京前门，聚集着服装文化、养生文化、茶文化等10家主题书店。跟传统实体书店各自卖书的经营模式不同，通过文化体验游戏方式，这10家书店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文化体验游戏改编自一段真实历史故事，玩家在故事中扮演其中一员，逐步解开疑案。在设计中融入前门文化特色、非遗技艺、历史人文等内容，通过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数字化技术手段，让游客在实景环境既能随心看书、购书，又能进行游戏化互动体验。参与者即使离开体验场景，也可以通过小程序链接随时查看自己的成就和专属的数字藏品。

为促进文化消费，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建设汇集文创商店、特色书店、剧场、文化娱乐场所、博物馆、美术馆等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推动传统商业综合体向文体商旅综合体转型。

实体书店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和文明载体，在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市场繁荣、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专家表示，“书店+数字文化旅游”有望成为文旅行业的创新尝试。未来的书店将不再是单一的购书场所，还能通过互联网技术成为集打卡、社交、文娱等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新商业空间，为读者、游客提供更多文化消费体验。

三星堆文创为何这么火

据华西都市报，川蜀小堆盲盒、金面具巧克力、语音棒棒糖……三星堆文创为何这么火？三星堆景区管委会产业发展部部长任初介绍，文创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非常有效的途径。“这些年来，我们致力于通过创新发展为IP赋能，让三星堆的文创伴随着文物出圈而越来越火。”

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如今已然成为一个掌握了流量密码的大IP。文创设计师通过唤醒、重塑、新生、创造等一系列措施，让三星堆的文物进一步“活化”，增进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文博界在开发文创的时候，最本质的目的是传递文化价值，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任初说，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打造IP，利用IP运营主导产业发展，推进以三星堆为核心的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具有中国气度、国际形象的超级IP。三星堆景区新一轮考古发掘的系列报道，让“三星堆”成为现象级年度热词，也为文创的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无论是三伏天推出的青铜面具雪糕，还是中秋节推出的文创月饼，都能掀起一股抢购狂潮。任初认为，除了三星堆IP已经深入人心之外，文创开发者的匠心也功不可没，大家充分利用了三星堆的文物元素，并且结合四川本土的民俗进行突破性的创新，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增强与用户之间的黏性。

涵养网络向上向善的力量

据北京晚报，8月28日，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天津开幕。大会以“弘扬时代新风，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会上发布的《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就新时代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形成六点共识，包括共建网络文明、严把网络导向、优化网络生态、繁荣网络文化、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安全等。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影响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部分网民对网络文明秩序没有敬畏、爱护之心，屡屡挑战公序良俗，甚至践踏法律法规，侵蚀网络空间，玷污精神家园。细数网络乱象，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不在少数，水军刷屏、讽刺攻击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网络诈骗、恶意营销、任性发泄、淫秽色情、怂恿犯罪等不文明乃至违法行为轮番上演。不文明上网行为影响恶劣，甚至酿造出多起生命悲剧。纠正不良倾向，就要坚定地向着这些行为宣战。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让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充盈网络空间。共建网络文明的要求，是对监管部门和网络平台的要求，也是对所有网民的考验。文明上网需要携手并进，共同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环境，共同荡涤网络空间的污浊之气。期待在文明宣言引导下，更多网民对上网行为负责起责，同时分辨不良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做个有理有据、兼具判断力和约束力的网络达人，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记者 张依盟 整理)



小众运动，打破网红藩篱

势人尽皆知。在小红书平台，关于飞盘教程和穿搭分享的笔记有60多万条，7月，飞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176倍。

如今，国民对于体育项目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升级，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健身目的，而对项目本体的趣味性、娱乐性需求攀升，更加注重健身运动的深度体验模式。马蜂窝旅游研究院院长冯尧认为：“疫情之下，人们对户外运动、健康生活方式抱有更大热情。Z世代的城市青年愿意为个性化的体育项目买单。新兴的运动项目成为热门，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习惯和偏好正深刻引导着全民健身的普及。”这些都是小众运动能够出圈的大背景。

实现快速走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小众运动本身具有社交性。比方说，不少网络红人在介绍的时候，将飞盘、腰旗橄榄球等称之为社交运动、精致运动。门槛低、上手快、趣味性强，且没有性别和年龄的限制，男性和女性能够同台竞技，对于场地的要求不算高，适合休闲娱乐，年轻人乐于参与。

另一方面，玩得专业、玩得精通、玩得高级成为青年一代新的运动追求，运动达人的人设被崇尚。他们体验完这项运动后，常常会拍照打卡，输出好看的“大片儿”发布在社交平

台上，为自己带来关注与流量。在许多明星发布的Vlog中，也能看到小众运动的身影。如此一来，小众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曝光，逐渐被大众熟知。

运动达人的人设蕴含了人们对健康的自觉追求，热爱运动的人往往更加自律，能够承受住高强度的训练压力，而能够进化为“达人”，则意味着能够在竞技赛场上取得出色的成绩。这种角色往往带有正能量的特征，具有积极的社交价值，小众运动的特点与其不谋而合。而这一批小众运动向全民运动的转化，又为体育市场衍生出了新的产业模式，其商业版图愈发明晰。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飞猪平台冲浪、潜水预订量环比涨超200%，帐篷、露营环比涨超14倍，徒步、攀岩环比涨超13倍；携程站内“露营”搜索量同比增长8倍；马蜂窝社区内体育相关内容占比上涨近49%，徒步、爬山、钓鱼、漂流、马拉松等内容用户关注度大幅提升，青年群体对于户外运动的精致追求，正使得专业运动装备、专业训练指导与培训、专业场馆成为当下体育健身领域的消费新势力。

不过，小众运动一旦成为网红运动，就不免泥沙俱下。当达人博主们开始跟上话题晒出自己的运动美照，精致的妆容和靓丽的瑜伽裤

穿搭吸人眼球，在资本运作和商业化的包装之下，他们的运动达人人设却愈加真假难辨，随之而来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的博主只为凹造型拍照，实际上却没怎么参与运动，更别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状态。甚至，他们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多个机位联合拍摄。这让玩飞盘等小众运动的女性背上了“XX媛”的骂名。还有组织者，以飞盘之名，大肆开展高端相亲会、联谊会，以此谋利。有网友毫不客气地指出：“人们讨厌的不是真正热爱飞盘这项运动的人，而是讨厌那些打着‘飞盘’的旗号，占着公共资源，来营销自己的人。”

如果无限放大社交的比重，脱离运动竞技的内核，过度商业化的运作肯定会使小众运动遭遇被边缘化的处境，最终演变为“四不像”，火一段时间便会归于平静。想要获得旺盛的生命力，斩断行业乱象，专业化、正规化才是小众运动的必经之路。目前来看，飞盘正在率先破冰探索，今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极限飞盘作为新兴体育项目被正式列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也发出通知，拟举办首届中国飞盘联赛。所以，小众运动褪去一些网红色彩，做好竞技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带动全民健身，才是发展的正道。

漫谈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陈晶晶

王一博在《极限青春》中组成滑板天团，张艺兴、张子枫在《向往的生活》中解锁尾波冲浪，王鹤棣、秦霄贤在《全力以赴的行动派》中挑战水上飞盘……户外主题的综艺合力将年轻人的“诗与远方”变为现实。一时间，有些人闻所未闻的小众运动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在后浪研究所发起的“年轻人新潮运动”社会调查显示，高达九成的年轻人对新潮运动感兴趣，其中飞盘、滑板、城市骑行、攀岩等榜上有名。

一项体育运动，想要广泛流行，需要长时间积累。足球有千年历史，篮球从诞生到在奥运会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用了45年。而小众运动好似天生藏着爆红的基因。飞盘传入中国几十年来，基本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2021年之前，圈子里还流传着“全国飞盘3000人”的梗。今年，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